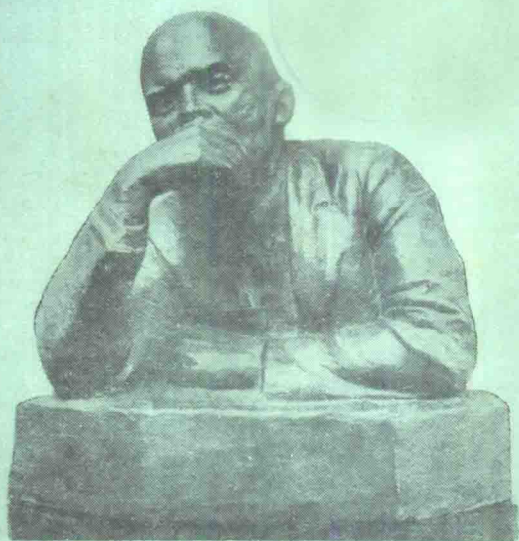


偉大親切質朴的人

WEIDA QINQIE ZHIPUOEREN



天津人民出版社

偉大、親切、質朴的人

特·弗·柳德文斯卡婭著

姚思華 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

Т. Ф. ЛЮДВИНСКАЯ
ВЕЛИКИЙ, БЛИЗКИЙ
И
ПРОСТО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1956

偉大、亲切、質朴的人
特·弗·柳德文斯卡婭著
姚恩华 譯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經州道六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 字数 35,000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一印刷

印数 1—27,500

统一书号 1072·3

定价(5)0.14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記述了偉大革命導師列寧在十月革命的準備時期和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的革命活動情況。其中，着重記述了十月革命前列寧在太里奧克和巴黎以及十月革命後在索科爾尼契、特列赫哥爾克等地的革命活動情況。此外，對列寧如何深入工人群眾，到工人群眾中去講演等也作了介紹。

從書中片斷的故事中，使我們看到偉大革命導師列寧如何無比忠誠於革命事業，如何正確地領導著人民向各色各樣的敵人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並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目 录

在太里奥克和巴黎·····	1
列宁讲话的力量·····	21
列宁在莫斯科党委会的会议上·····	30
永远和群众在一起·····	34
一九二五年列宁在索科尔尼契·····	3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特列赫哥尔克”·····	46

在太里奧克和巴黎

我第一次見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是一九零七年十一月在芬蘭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彼得堡組織的代表會議上，在那次會上我同他認識了。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第二屆國家杜馬在敖德薩解散的那天，全市的黨代表會議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但是，剛剛確定了議事日程，警察就突然襲來。全體代表（我自己也在內）都被逮捕。流放回來後，我就偷偷地到敖德薩。根據敖德薩黨委會的決定，我又從那里到了彼得堡。

到彼得堡以後，我必須由彼得堡黨組織的領導同志那里派去做黨的工作，可是想和他們會面是不太容易的。費了很多周折才找到接頭的地方。

我到彼得堡去，是為了進行秘密工作，最初是到涅瓦大街“谷物”出版社的書店，從那里知道了接頭的地点——里切大街的一個私人診所^①。我同其他到那里去接受工作指示的同志們一樣，也是化裝成病人。到接頭地点後，我被送到一個房間里，那兒已有兩個陌生的女人。其中的一個人先和我談起話來。她（維拉·魯道麗沃芙娜·綿任斯卡婭）聽了我

① 把進行秘密工作的接頭地点設在私人診所、商店、作坊、醫院等處是最保險的，因為這些地方有各種各樣的人來往，不容易被警察發現。

的彙報之后，又問了我好多問題。正在談話的時候，原來坐在窗戶旁邊的那個女人也走了過來，她熱情地和我打招呼后，也參加了我們的談話。這個人就是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克魯普斯卡婭。她詳細地問起我所擔任的黨的工作，並告訴我怎樣去找當時彼得堡布爾什維克委員會書記叶夫蓋尼亞·波波夫。

在波波夫那里，雖然談話的時間很短，可是他向我問明了他想知道的許多問題，如布爾什維克在敖德薩和孟什維克進行鬥爭的經過；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力量對比等等。； 當天就發給我一個化了名的“安全的身份證”，派我去擔任莫斯科——納爾甫區黨的組織者的工作，當時也叫地委書記。為了便于進行鼓動工作，發給我一本刊載着列寧寫的“反對抵制”^①一文的小冊子。這篇文章是我們同“抵制分子”進行鬥爭的有力武器。

在那篇文章里，列寧反駁“抵制分子”，並粉碎他們的論點時，寫道：

“沒有廣泛的革命高漲，不把廣大的群眾發動起來，只是進行那種陳腐的合法鬥爭，抵制，是根本不會取得成就的。”^②

在當時的條件下，抵制國家杜馬，對工人階級並沒有益處，正像當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所指出的，“在俄國革命初期進行抵制的內容，現在已經不再適用了”。^③

① 這篇文章是一九零七年六月發表的。

② “寧列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十三卷：第十一頁。

③ 同上書，第十八頁。

坐
招
里
工
叶

了
进
等。
去
委
的
子”

的論

只
就

有
益
革
命

列宁向“抵制分子”論証說，在条件已經改变的情况下，就不能再重复那些已經失去效力而不起作用的口号。但是，布尔什維克参加国家杜馬的选举，是否就意味着放弃了从前的革命策略呢？当然不是。

列宁曾一再指出，我們無論在什么地方进行鼓动工作，都必須強調：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被徹底推翻，斗争就一定不能停止。

列宁的指示使群众了解到党的路綫的正确性，并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威信。列宁的文章是我們的有力武器。結果，我們的候选人参加了竞选，而且获得了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

我的任务是同納尔甫区党組織的一位領導者阿列克塞·布伊閣建立联系，以便共同进行第三屆国家杜馬选举前的准备工作。

在彼得堡的各个区，都同孟什維克和“抵制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选举工作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候，根据列宁的倡議，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代表會議。代表會議的任务是总结斗争經驗，制定下一阶段的統一策略和行动的計劃，同时，也要明确地决定布尔什維克对杜馬应采取的态度。代表會議还必须拟定利用杜馬講坛进行革命工作，广泛地宣傳党的政治主张，揭露黑帮政府和它所依靠的反动党派的具体步骤。在这次代表會議上，列宁要徹底粉碎“抵制分子”的論点，說服动摇分子，爭取达到一定程度的轉机。

代表會議是在芬蘭的一个小鎮太里奧克召开的。我們是白天到太里奧克的。当时正逢深秋，而且那天还下着小雨。有几个同志在車站附近等着我們，他們根据預定的暗号

来辨認参加會議的代表。我們每人的口袋里都裝着一塊帶花邊的藍色餐巾，偶而当作手帕把它掏出来。迎接的人走到我們身旁的时候，我們先說些暗語，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人跟踪，然后，我們就被护送到开会的地方去。开会的地方，是一座阴暗的房子，好像草棚。那座房子有兩個入口，相应地也有兩個出口，这是为了万一有警察襲来时可以脫身。

代表們陸續地来到了會場。有些人在互相交談，有些人借这个机会交了朋友。會場的气氛相当活躍。

我站在一个角落里同一位代表談話时，有一个不認識的人走到我們跟前。这人个子不高，体格健壮、肩膀很寬，身上穿着一件相当旧的黑色外套。初看来，給人一种工人出身的职业革命家的印象。从他那机智而敏銳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具有无穷的智慧和坚强意志的人。他臉上的表情是严肃的，使人們不能不由衷地信服他。

这个陌生人和我談了几句話之后，就向我提了許多問題。我剎时就完全被这人吸引住了。他的一切——無論是他那对机敏的目光，或是他那同我談話时的熱情，都使我对他产生了无限的信任。他問到我在哪个地区工作，問我所接触的工人的情緒怎样，以及他們对国家杜馬的看法，还問到那个地区的选举工作开展的情况等等。他对我們莫斯科——納尔甫区的情况特別注意，因为我們彼得堡省党組織选出的候选人波列塔也夫同志^①就在我們区的普奇洛夫斯基工厂工作。

談話中，突然在我的脑子里閃过一个念头：“我在同什么

① 諾·格·波列塔也夫（一八七二——一九三零年）——鐵工，九十年代工人小組的参加者。由于参加革命运动，曾經数次被捕入獄。

人談話？”我抑制住自己的緊張情緒，問他：“您在哪儿工作？”
那個人笑了笑，隨和地答道：“就在這兒。”我又問他列寧來
不來。那人回答說：“不知道。”他向我致謝之後，又去同別
的同志談話去了。

我開始不安起來，暗暗責備自己：“對一個初次見面
的人，對他絲毫也不了解，怎麼能跟他那樣不加考慮地談了許
多問題呢！”

過了一會兒。又來了一些代表，我碰見一位過去在一個
區工作的女同鄉維拉·斯路茨卡；我想聚精會神地和她交談，
以便擺脫自己的不安情緒，但無論如何也辦不到。我總在
想：“我講漏了嘴。”這件事搞得我心神不定。

忽然，會場上騷動起來。人們都悄悄地，幾乎是在互相
耳語，互相轉告：“離開這兒……”警察已經知道了開代表
會議的消息，隨時都可能來到會場。

我們一個跟着一個地，摸黑兒穿過一片不熟悉的森林，
走進一所外表看來很美觀，但還沒有完工的房子。這所房子
幾乎完全沒有房頂。寒風從四面八方的縫隙里吹進來。我們
一共占用了兩個相連接的房間，代表們聚集在一間屋子里，
主席團和講台（一個高大的台子）在另一間屋子里。

會議開始了。主席宣布由列寧同志作關於第三屆國家杜
馬的報告。會場上立刻活躍起來了。我也怀着激動的心情仰
頭朝前看——因為馬上就要看到列寧了。

哪知，向講台走去的那個人，正是剛才在角落里和我講話
的那個同志，即我雖然不知他的名字，但卻和他毫無拘束的
交談過的那個同志，原來他就是列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一九零七年秋季以前的社会政治条件作了精辟的分析。他简要地，把将要在第三届杜馬中两种可能占多数的成员作了明确的说明：不是黑帮派的十月党人；就是立宪民主派的十月党人。

列宁在驳斥“抵制分子”和粉碎孟什维克的论点时，阐述了我們在杜馬中的任务。

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要参加杜馬？伊里奇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回答说：“就是为了布尔什维克党要在杜馬内部高高举起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就是为了布尔什维克党要在杜馬内部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从同盟者到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也絕不是为了讓布尔什维克党去支持‘左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代表会议上还作了另一个报告，即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的报刊工作的报告。^②

除了上面談到的两个报告之外，弗·伊·列宁就筹备全俄党代表会议以及代表会议日程中的另一些問題也作了發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發言給人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發言既简要，又具有严密的邏輯性、系統性和極深刻的說服力。他說的每一句話都能使人銘刻肺腑。到会的每个同志都感到列宁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像是对自己說的一样。

列宁的眼睛炯炯發光。凡是在列宁發言时注意过他的眼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十三卷，第一一九頁。

② 报告的内容很快就在布尔什维克办的“无产者”报上发表了。后来又收在“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一八——一二三頁）。

睛的人，都喜欢談起他的眼神的力量。高尔基曾經說過：“他那双眼睛的光彩，使他的發言更加热情和鮮明”。

在會議間休息的时候，我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前，告訴他，我剛才有多么的不安，直到看見他走上講台之后才放心。当我向他說明了我不安的原因时，他竟爽朗地笑起来了，并且說：

“原来是这样的秘密工作者！您怎么能如此粗心大意地同一个陌生人談問題呢？”

“我觉得您是可靠的。”

“噢呀！您大概还不知道感觉可能是騙人的，不能凭感觉来估量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我一下子就完全相信了您……”

“可是后来就后悔了，对嗎？！”他又繼續談諧地說。当我听到他的笑声、看見他那微笑而又慈祥的眼睛的时候，我的心是多么輕松，多么高兴！

許多見過列寧的人，無論是革命同志还是其他人，都会毫无例外地感到他有一种吸引力，他能够使人自然而然地亲近他和信任他，在他面前不会有半点隱諱。列寧和別人談話的时候，总是用眼睛盯着对方。許多人都感到列寧的眼睛有一种威力，并且，从他身上發出某种使人心服的力量。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克魯普斯卡娅的話真是对極了，她曾經写道，伊里奇比任何人都善于用自己的思想去誘導人，把自己的意願变成群众的意志，鼓起人們的干劲。因此，每当我们想起列寧的时候，总是覺得他非常可亲。

一九一一年春天，我被監禁和放逐回來後，來到了巴黎。

到巴黎的第二天，我就到瑪麗·洛茲大街四號去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同他生活中的忠實伴侶和鬥爭中的戰友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克魯普斯卡婭，還有他的岳母叶麗查維塔·瓦西里叶芙娜就住在那里。他們的住所僅僅有兩個房間。

這個家庭的生活，對於巴黎的小市民們來說簡直是個謎。這個家庭非常朴素而整潔。到這裡來的許多人，都是文雅而穩重的人。這個家庭很好客，到這裡來作客的有各種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和從事各種不同職業的人，這些人的口袋裡總是裝着報紙、書籍和辭典。

雖然這個寓所不大，但是由於收拾得井井有條，所以並不顯得狹窄。在普通的鐵床上，鋪着雪白的床單，在沒有用油漆漆過的白色桌子上，整齊地放着書籍。書籍很多，因為沒有書櫥，就都放在木制的櫃台上，櫃台上放的書，差不多達到了屋頂。“伊里奇們”^①的生活規律，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整潔和有條理。

廚房是一個清潔而舒適的房間，它既是餐室，又是客廳。裡面陳設着光亮的炊爐和煤氣爐，還有招待客人用的，沒有用油漆漆過的白色凳子。有時人們在這裡進行着激烈的辯論。辯論時，列寧總是把手插在衣袋裡，一面踱來踱去，一

① 我們都是怀着親近和尊敬的心情這樣稱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寧的家庭的。

面發表自己的見解。

巴黎的資產階級，有誰能想得到在這間小厨房里，正有一位將要震動全世界的杰出的人物在發表演說，談論着有關組織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革命的許多問題呢？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請我到她家里去。當她給我開門，看見我這個從俄國來的女布尔什維克時，高興極了。

過了一會兒，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從圖書館回來了。他向我問了許多關於俄國的問題。

我擔心我能夠告訴他的只不過是一些不重要的小事，又恐怕我沒把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告訴他。但是，事情並不是像我想像的那樣。伊里奇引導我談了些主要的問題。

列寧具有一種無與倫比的才能，他能使對方暢所欲言。由於他那直爽的态度和談到俄國的問題時的濃厚興趣，使我原先的擔心和忐忑不安都一掃而光了。我以為我所知道的彼得堡的“新聞”，已是陳舊的了。儘管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比我們任何人都更了解在俄國發生的許多事件和黨組織工作的情况，但是當我講述關於一九零八——一九零九年彼得堡黨組織工作的情况時，他不但感到興趣，而且还非常激動。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什么情况都想了解，甚至於一些很微小的細節也从不放過。因為當時是處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鬥爭非常殘酷，了解某些細節，對恢復黨的工作可能會有幫助。他曾一再地說：“不存在多餘的細節，它們都是有意义的”，因而他請求我不要遺漏任何一點事情。

列寧聽到關於他所寫的那本“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出版后的情况時，非常興奮。列寧的這本著作今天

已是人所共知的名著了，而且很多人在學習它。這本書一出版，就給馬克思主義的敵人以晴天霹靂般的打擊，在普及廣大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知識的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特別使伊里奇感到高興的，是當這本書剛一出版，布爾什維克地下黨的積極分子和先進的工人，就都帶著極高的熱情來研究它，很多人感到在許多問題上獲得了正確的理解，因此在同馬赫主義者進行鬥爭時，感到有力量戰勝他們。當時我向他介紹了這幾個同志：黨的職業革命家，亞力山大·布伊克，（從前是普其洛夫斯基工廠的工人）；布爾什維克布布列也夫，（在謝綿尼克夫造船廠，即現在的列寧工廠工作）；女工波麗（在巴里工廠工作）和柯秀士（在托倫敦工廠工作）。

在爭論哲學問題的時候，這些同志往往把一些不可能提出任何重要論據的修正主義者（知識分子）逼得走投無路，不得不玩弄自欺欺人的技倆。當時有個工藝學院的大學生，是個孟什維克分子，他竟叫嚷說，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時，有些後來被人“責罵”為馬赫主義者的人提出許多哲學上的議論時，好像“列寧本人”並沒有同他們論戰，而現在却開始反對起他們來了。其實並非如此，爭論在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了。我講到這裡的時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哈哈大笑起來，並且說道：“正在革命的緊要關頭，誰能夠有時間專門去同那些書呆子作無謂的爭辯、注意他們的哲學謬論呢！”

接着，列寧向我解釋說，因為目前正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動時期，同那些背叛馬克思主義、企圖打着“馬克思生

义旗帜”而贩卖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货色的人进行彻底的、不調和的斗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說，不要低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受反动思想影响的危害性，必須把修正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家伙們打垮。我又講述了一些情况之后，他笑着对我說：“这些情况恰好証明了工人是最能理解那些复杂的問題的。工人們是能够凭着无产阶级的嗅覺，把隱藏在‘純粹科学’后面的奴隶主思想分辨出来。

知識分子先生們对那些文化很低的人能把他們完全打倒这件事，一定会感到惊奇。可是，要知道，事情就在于那本書的党性原則和政治方向，先进的无产者是很快就能够理解的。”

在这里，我想起了馬克西姆·高尔基講过的一段話。他說，有一次下棋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辛辣地譏笑了亞·亞·波格丹諾夫^①和他在哲学方面所發表的“知識分子的謬論”。

伊里奇对波格丹諾夫說：“叔本华說：‘如果一个人的思维清晰，他的言詞也就明确’。我認为他說的这句话非常正确。波格丹諾夫，您所叙述的事情是不清楚的。請您用兩三句話說明一下您的‘代替’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为什么馬赫主义比馬克思主义更革命些呢？”

高尔基写道，波格丹諾夫曾經試圖作解釋，但是他講述

^① 波格丹諾夫（Богданов）是俄国的修正主义者。他所倡导的“經驗一元論”是馬克思主义的敌人想以主观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哲学的許多企图之一。

的确实不清楚，而且廢話很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經建議說：“算了吧！我記得大概是若列士說過：‘能够說真話比当宰相要好的多’，我要加上一句，比作馬赫主义者更好的多。”

后来，在我們的談話当中，伊里奇詳細地打听了几年来彼得堡黨組織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問到奸細是怎样鑽进黨的領導机关，某些地下組織是怎样被他們破坏的，还問到在那些艰苦的年月里，懦夫和不坚定分子又是怎样脫党逃跑的。列宁特別注意的是彼得堡黨組織同取消派①和召回派②进行斗争的情况。

在彼得堡，当时为了保証統一战綫，在一九零八——一九零九年期間，在涅瓦关卡外面和其他一些市区，是由“四人小組”担任領導工作。“四人小組”是由兩位布尔什維克代表和兩位孟什維克“黨員”（普列汉諾夫分子）代表組成的。“四人小組”的任务是：从孟什維克一取消派当中爭取那些搖擺不定的工人；在基層建立統一战綫；通过合法的組織，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当时“四人小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把牢固地隱藏在一些合法組織中的孟什維克

① “取消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公开反党的机会主义派別，产生于一九零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他們主張取消无产阶级的革命秘密政党，而代之以一种絕對要在合法範圍內活动，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綱領、策略和傳統为代价的涣散团体。故称为“取消派”。一九一二年被驅逐出党。

② “召回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种以“左”的辞句掩盖着的机会主义派別，一九零八年，他們要求社会民主工会召回参加国家杜馬的工人代表，坚决拒絕在工会及其他合法工人团体中工作，故称为“召回派”。一九零九年被驅逐出党。